

●影视创作系列谈

# 珍惜“演员”这两个字

□李雪健

借这篇文章说两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一是要珍惜“演员”这两个字;二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演员,在旧社会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我父亲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是把焦裕禄当成父亲来演。当时,我有点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开水,饿了磕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谁能想到,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倒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地道,有“军人情结”。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我们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觉得测控太不容易了,他们的付出和所得远远不成正比,所以来后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所以就坚持随着剧组从西安迁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让我遇到了许多许多的

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啦,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前輩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上。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有了些感受,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那时,我有点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开水,饿了磕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生命诚可贵,艺术价更高”。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但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可千万别忘了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50后”的我没想过退休,我盼着能再赶上几个好戏。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绎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化。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时,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次我在参演的《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中就当了片绿叶。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如作家赵树理,他为了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仍然值得当代人学习。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很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拍摄的,正好找我演李鸿章,我就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这个事儿我能做,所以我接了。

编剧杨晓刚亲历亲为,都是下工夫想拍好。

我也想让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识的卖国贼,是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百倍的。

还有最近刚刚播出的《命运》,是描写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一部连续剧。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特区人的拓荒牛精神值得宣扬、学习。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拍得很投入、很认真。哪怕发现群众演员的金丝眼镜和年代不符、发现领导干部的长头发和年代不符都坚决不允许。这部剧播出后在深圳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为此我感到欣慰和骄傲。

遗憾的是这些剧播后的收视率都不是特别理想,我有些伤感。演员其实挺脆弱的。自以为还是很不错的作品,也是自己“上起”着要演的角色,花了大力气,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难受也挺困惑。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检讨自己。比如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生命诚可贵,艺术价更高”。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但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可千万别忘了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50后”的我没想过退休,我盼着能再赶上几个好戏。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绎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化。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时,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次我在参演的《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中就当了片绿叶。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纪念曹禺  
诞辰一百周年

## 从新排《日出》看曹禺剧作的恒久魅力

□何西来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看了多次由几代导演和演员演绎的《日出》,每次都颇为感动,引起共鸣,进而沉思。但是,我看了此次新排的,由任鸣执导的《日出》,演出的成功,特别是导演的总体立意、演员的投入、技艺水平的整齐和节奏的自然流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观众现场反应之热烈,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日出》创作并发表于1936年,距今74年了。自其问世以来,不断地被不同时代的导演、演员、观众扮演着、欣赏着。戏剧,是剧作家生命存在的方式,只要他的剧作仍然被诠释着、演绎着,在舞台上呈现着并被观众欣赏着、共鸣着,他就仍然活着,活在舞台上,活在万千观众的心里。曹禺正是如此。剧作家也是人,作为个体生命,他像所有人一样,生理寿数是有限的,但他把自己的生命对化到自己的剧作中去,升华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如《日出》《雷雨》《北京人》《原野》,改编自巴金的《家》这样的杰作,就会超越个体生理寿数的有限时空,获得恒久的魅力。

《日出》的恒久魅力,生命力,存在于作家作品,二度创作的导演、演员的舞台呈现和坐在剧场里看戏的观众这三个维度的互动关系之中,当然也与大的时代环境以及具体的欣赏情境有关。

《日出》的恒久魅力,首先是剧作所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素,有了这种质素,才能够成功搭建起作家作品、二度创造者和观众的互动关系,魅力才能呈现在舞台上,实现作家、导演、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并最终被观众捕捉到、体验到。

《日出》之所以具有恒久的魅力,从剧作本身来看,我以为有这样几点:一、这是一出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的戏,有深厚的生活累积,有现实的依据,是植根于当时历史沃土之中,而又经过综合提炼的戏。二、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们丑恶腐朽的社会制度,深入挖掘并展示了人性的善恶,塑造了陈白露这样一个交际花的典型形象,还有方达生、潘月亭、李石清、顾八奶奶、胡四、翠喜、小东西等个性鲜明的角色。三、我很赞成田本相所强调的诗意。这诗意,实际上就是作者对对象化到作品和人物创造上的童心,或赤子之心。它是曹禺睁着诗性的眼睛看取世界,看取人生,看取人物心灵的结

晶。四、作家为二度创造、为观众参与创造,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留下了众多的可能性。

任鸣曾先后四次执导《日出》,每次都有创新,都有提高,都更接近了原作的底蕴和剧作家的精神境界,当然也适应着观众的当代审美需求。这次纪念版的排演,在综合前几次排演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任鸣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原作,最大限度地呈现原作,百分百地使用曹禺的语言,人物塑造、舞台美术、音乐使用都力求更接近那个时代。他认为,曹禺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他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永恒的深刻和批判精神”。他还说:“《日出》中的人物是可以超越时空存在的,我相信陈白露、潘月亭、李石清甚至胡四之流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今后之未来也依然会存在下去。”剧作的恒久魅力是需要导演、演员根据自己的艺术经验、艺术感受力和人生经历去开掘、去辨识,并加以呈现的。作为二度创作的主体,他们都生活在当今非常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即使力求尊重原作,也很难真正做到完全等同于曹禺在1936年写作《日出》时的感受,这才有了创作,有了时空的超越。魅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创造,它是在后来者不断地阐释、发现中才变得恒久的。曹禺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他像戏剧史上许多大师巨匠一样,为后来者提供了这种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可能。

任鸣把新排《日出》的关注焦点始终放在不同人物性格的开掘和塑造上,而在他看来,曹禺原作的深刻之处,首先就表现在深层人性善恶的揭示上,而批判精神也最终要通过人物之间爱恨情仇的关系表现出来。所以舞台上的每个人都应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个性特色,这当然主要还要看演员的艺术功力。这一台戏的整体流畅、自信、不显参差也主要表现在这里。

在我所看过的《日出》里,陈白露的扮演者可以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但是陈好饰演的陈白露还是让我感到惊喜,是留给我印象最深、最好的一个。形体好、扮相好,演得放松、自然,既演出了这个人物沉沦堕落、纸醉金迷和作为交际花风情万种的一面,又演出了她未泯灭的人性善



良的一面、天真纯情的一面,演出了人物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陈白露的服安眠药自杀,是必然的,此前做了充分铺垫。导演把自杀的瞬间做了放大处理,把那张椅子一直推出舞台最前端,也凸显了那种悲剧之美。陈好说:“她扮演的角色,有时候风尘放荡,有时候纯情浪漫,有时候放纵任性,有时候又哀婉绝望,她是沉沦的,又不甘于沉沦;她厌恶了那个世界,厌恶了那个世界里的人,可又找不到一条新生的道路,这么复杂的人物,内心充满矛盾,苦痛万分,所以只有毁灭了自己才能解脱。”陈好理解了人物内心的深层矛盾,塑造出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这个陈白露。她成功了,她应该感谢曹禺为她提供了这种可能。然而,这并不妨碍以后别的演员创作出属于她们的陈白露。曹禺剧作和剧作中的人物们恒久的魅力也正是在这不断的创造中彰显出来的。

梁丹妮同时扮演顾八奶奶和翠喜两个人物,一个属于养尊处优的“有余”一端,一个则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不足”一极。人物的气质、性格差异很大,梁丹妮既演出了富婆华丽服饰下的空虚、无聊、无耻,又演出了下等妓女下贱生涯掩盖不了的善良和洁白,当然也有无奈。

此外,谷智鑫饰演方达生的善良、

书生气,王刚饰演潘月亭的老奸巨猾、贪婪、装嫩,从林饰演王福生的势力、世故,八面玲珑也都可圈可点。总之,他们都从曹禺的原作中找到了自己开掘人物性格的空间与可能,并且融进了自己的感悟和人生,实现了与观众的交流。《日出》正是通过他们的舞台呈现而赢得了当代观众的心。

我看新排《日出》上演的那天,剧场座无虚席,观众大多为年轻人,台下秩序极好。能够感受到随着剧情的推进台下观众情感、情绪的律动。特别是最后陈白露自杀这场戏,演员是慢节奏演的,而且有较长的停顿,我很担心观众等不及、不耐烦。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观众已经入戏很深,台下静极了,直到灯光转暗,才掌声四起。

中间休息时,我听有的观众说,这个戏好像就是为现在写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不一定是重复,更不一定是否循环,但世道人心,特别是人性善恶的分野,人物性格深层的矛盾,往往会在不同环境、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这就为经典剧作的被演绎,被重新阐释与解读,提供了可能。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繁华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不朽也。好文章之不朽,就在于它们被读者阅读、鉴赏。曹禺经典剧目的恒久魅力,也在于仍被后来的剧人搬演,并被观众欣赏。

## 15个中外民间艺术团舞动苏州

本报讯 (记者

高小立)

在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季节里,来自世界五大洲15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团齐聚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用音乐和舞蹈交流艺术、沟通心灵。设在苏州和北京两地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10月7日晚在苏州拉开了大幕。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江苏省省长罗志军分别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宣布第八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的还有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中共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苏州市市长阎立主持开幕式。



“我爱苏州”和中国观众交流着感情,拉近着距离,南非文化艺术团干脆唱起了中国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别有一番韵味。

以国际性、民族性、民间性、群众性为特征的第八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不仅是艺术的盛会,更是人民的节日。从8日至12日,15个中外民间艺术团依次出场,分别带来了各自国家最具民族艺术特色的歌舞节目,中国苏州艺术团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华彩神韵》、白俄罗斯国家舞蹈团表现劳动的《丰收季节》、韩国田子舞蹈团的迎宾舞《花冠舞》、库克群岛启明星舞蹈团的《草裙舞》、阿根廷卡图卢斯探戈舞团的《永远的探戈》、美国动力街舞团的《随心所欲》等15个舞蹈使开幕式真正成为了国际民间艺术的一场盛宴,令观众惊叹不已。各团的领队在报幕之后都用刚刚学会的中文——“我爱中国”、

图为南非艺术家演唱中国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 评弹《雷雨》:经典改编的一次成功尝试

本报讯 作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系列活动“经典剧作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国剧协邀请,由苏州市评弹团改编、演出的中篇评弹《雷雨》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以曲艺的艺术形式,而且是以苏州评弹在舞台上再现全本《雷雨》,这在该剧的演出史上尚属首次。

评弹《雷雨》以蘩漪、周萍为主角,通过《山雨欲来》《夜雨情深》和《骤雨惊雷》三个回目对原作的主题内涵和情感世界进行全新解读与演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原作对人性伦理和命运的探求。而评弹独特的说唱形式以及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情感纠葛、矛盾冲突上的表现优势,更是为该剧的演出增添了新的活力,引人入胜。话剧经典与评弹艺术携手合作带来的全新观赏体验引发了专家学者、普通观众的强烈共鸣。在评弹《雷雨》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苏州等地的表演艺术家、戏剧研究者等相关人士就评弹改编的内容撷取、艺术特色、表演手段、评弹与话剧的关系、名著改编与当代观众审美的结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徐 健)

## 《徐利明书画篆刻》首发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致公党中央、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徐利明书画篆刻》大型作品集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发来贺信。

该作品集作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成果,由中宣部立项资助出版,大八开本,宣纸彩印线装,一函三册,分书法、篆刻、绘画三卷,共收入作者的书法、篆刻、绘画精品140件。其书法、篆刻作品的文字说明中加有创作“附记”,阐发其作品的精神内蕴、艺术思想、审美境界及艺术表现手法,反映出作者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养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综合学养。

徐利明现为致公党中央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印社社长。其作品获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大奖”、全国篆刻评比一等奖。

(苏书研)

## 艺术家赴天津滨海新区采风慰问

本报讯 中国文联近日组织了来自音乐、舞蹈、曲艺、书画、摄影、文学等艺术门类的三十多位艺术家赴天津滨海新区采风并进行慰问演出。在津期间,艺术家们参观了空客天津总装厂、滨海新区规划展馆及中船重工造船基地,并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奉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志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夏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主席刘兰芳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是连接世界各地,沟通中国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蕴藏了巨大的发展潜力。2010年正值滨海新区以“十大战役”为载体展开攻坚战的关键时期,艺术家们在采风过程中全面了解了新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领略了新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劳动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并在这块历史悠久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汲取营养、激发灵感。慰问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艺术家们也感言,此次来到滨海新区,感动于滨海人民的热情,也很珍惜这次难得的采风机会,艺术来自生活,我们愿意把最精彩的表演奉献给祖国的建设者们。

(李晓晨)